

天下归元

II 金瓯缺
TIANDING
FENGJIU

天下归元 著

TIANDINGYUAN
WORKS

指天轻叩青山，傲然问鼎，
飘忽化为轻烟，染血桃花。
万策之雄，他与她步步生莲，前方琉璃万顷，美丽梦境，
相爱亦漫长如梦，一瞬即逝，一瞬永恒。

幽默大气
华一丽来表

2012年全国女性文学
最佳新人奖

2012年潇湘书院

『非凡成就奖』获得者

华语文坛最大气

古言作家

天下归元

连续六个月雄踞潇湘书院
月票榜TOP1

现代纯良女惊艳重生
问鼎路逐尽情仇！

成名，奇嫡，乱国，惊情……

云雷谜案，皇族秘辛，

登基大典背后暗藏阴谋……

三万里风云下，

王者之旅徐徐展开，

大气爱恨抵死缠绵！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天定風流

TIANDING
FENGLIU

II 金甌缺
【下】

天下归元 著



第三十二章 创可贴事件

君珂一头栽到地上，不是因为那句天雷滚滚的“Only you”，而是这个嗓子，瞬间让君珂幻灭。

粗，哑，乍一听不辨男女，君珂从现代到古代，都没听过这么难听的声音。当然，这也绝不会是景横波的声音。

君珂叹了口气。叹息过后，她内心的小宇宙就怒火熊熊了。

荒淫无耻！残暴恶毒！草菅人命！万死莫赎！

一刻钟前，她满含和大波重逢的希冀，虽然觉得她现在有点儿倒行逆施，但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劝劝就好了嘛。

一刻钟后，她觉得，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天南王，实在太过分了！

偏心眼的君珂，把牙齿磨得咯咯响，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节操碎了一地。

她此前知道文臻和自己错过时，悔得呼天喊地，恨不得再回湖里去扒一扒。但东堂一群人既然没了动静，就说明已经回国。君珂只能抱着吐血的心情，遥望东堂，泪下千行。

经历了这次，君珂对相遇景横波抱了极大的期望。可惜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此刻的幻灭，让君珂瞬间有召唤一万个雷劈了天南王宫的冲动。

可她刚想到这儿，身边就忽然起了雷！

噼一声锐响，像钢丝被瞬间折断，四面耀目的灯光都暗了暗。

“淫妇！吃我一剑！”一道黑影呼啸而起，闪电般射向罍粟花中艳舞的天南王，飞起的衣袂掠得君珂的发丝乱舞，挡住了她的视线。隐隐约约中，君珂发觉四周的人虽有惊慌之色，但轻歌曼舞依旧，她心中一动，迈出的脚步一顿。

黑影闪电般越过，离天南王只有一尺之遥，森冷剑芒耀亮了天南王的眉心。

天南王突然转头，眉心上深红色的泪滴形宝石华光一闪。

一声轻响，金光迸射，黄金花瓣竟骤然合拢！巨大的花瓣立时将天南王护在其中。

花瓣合得太快，黑衣人那杀气腾腾的一剑只刺在了黄金外壁。

那人一击不中，凌空一个翻身便要逃。然而，在里层花瓣合拢的同时，外层花瓣也迅速闭合，瞬间将黑衣人困在了里外两层花瓣之间，锋利的花瓣狠狠夹住了那人的腿。

一阵难听的嘎嘎大笑声响起，里层花瓣缓缓打开，天南王从中探出头来，“小乖乖，这么没耐性？你就没打听一下，从没人能跨越我这罍粟花台！”

她荡笑着摸摸黑衣人的脸，眯起眼睛，“要杀我，得在床上，靠你的本事……”这一句说得沙哑柔媚，意味深长。然后，她一仰头，又发出一阵得意大笑，笑声粗犷难听。

君珂叹了口气，她真想伸出二指禅，捏住那振动的喉咙，然后狠狠一掐……

“不过，现在还轮不到你……”天南王将黑衣人的脸狠狠一推，杀气腾腾地喝道：“带下去！给我好好伺候！”最后两个字说得咬牙切齿。

黑衣男子一撇头，一口带血的唾沫呸在她脸上。

“嗯？”天南王眼神一厉，怒瞪那黑衣男子。黑衣男子毫不退让地迎上。两人目光相对的那一刻，天南王神情骤变，盯着他的眸子看了半晌。忽然，天南王冷笑道：“好熟悉的眼睛。我说，你不会是老杂种落在外面的那个小杂种吧？”

“你这贱人！”

“我贱？你马上就要臣服在我脚下，不是更贱？”天南王咯咯大笑，花枝乱颤，一挥手，地面开启，几个护卫鬼魅般穿出，将那黑衣男子拖走。

那天南王杀人如吃菜，翻脸似翻书，偏了偏头，已转向了纳兰述，凶光四射的眼睛立时换上了似水柔情。她伸手冲纳兰述款款招了招，“小心肝，你是哪里来的？快过来姐姐这里。”

君珂盘算，到底是和这女大王打一下交道，看她是否和景横波有过交集呢，还是就此算了？这女人性情暴戾，王宫守卫森严，君珂虽对纳兰述有信心，也不愿他为自己轻涉险地。如此一想，她便要拉纳兰述衣袖，示意他离开，谁知纳兰述反倒上前一步。

君珂一怔，赶紧也跟着上前一步。

“嗯？”天南王的目光冰冷而疑惑地射过来。

“大王。”君珂立即躬身，“草民这哥哥，心智未开，自幼需要草民随身照顾，所以……”

“是吗？”天南王笑起来，随意挥挥手，“行啊，那就一起来吧。”她眼角一瞟君珂，哧哧笑了，“小姑娘眉顺目清，还没开过苞吧？今儿便让你学学，嗯，不要钱的……”她手指一挑，半空划了个弧，轻佻放荡，笑意妖媚。

君珂瞪大眼，出了一身汗，这动作也是景横波的。大波闲着没事时，经常挑死党们的下巴，用的就是这姿势。但大波做起来是美丽诱惑，到了这女人这里，怎么变得那么淫荡无耻？

天南王缓缓下了花心，上了一辆描金绘凤的便舆。四面纱幕后的“美人”立即

不甘地“娇唤”起来。天南王笑着挥挥手，“心肝们，不要吃醋！大王明日便来看你们，乖。”

君珂一脸血地看着她……

太监高呼：“大王起驾！”说完，一群人迤逦着去了。君珂和纳兰述跟在队伍后面，身前身后都是侍卫。一行人直直进了天南王的寝宫，天南王当先入殿，一声娇笑，“进来吧！”

君珂略微在前，纳兰述落后半步。两人正要跨进门，突然咔嚓一声，从殿门的上、下、左、右处，闪电般交射出几柄利剑！

利剑来得毫无征兆，白光一闪便交剪而下。正行至门中的君珂、纳兰述，眼看便要戡成筛子！

“哥哥！”君珂一声尖叫，抬手蒙头，霍然转身，扑倒纳兰述！

嚓！利剑齐齐袭向她后心，剑头却在触及她后背的那一刻往里一缩，平平抵住了她的背。

四面寂静，侍卫们看着这一幕，露出会心的笑。有人警惕的神色放松了些，向后退了退。

地上的君珂死压着纳兰述，紧闭着眼睛，脸上两行清泪慢慢流下来。

纳兰述被猛地扑倒在地，脸上却还是那副平静又惹人怜爱的神情，装痴傻装得十分到位。

一片寂静中，好久才响起君珂梦呓般的喃喃低语，“哥哥……我们……是死了吗？”

她闭着眼睛，睫毛颤抖，楚楚可怜，好像害怕睁开眼面对的就是阿鼻地狱。

纳兰述心中大乐，小珂儿的演技真是越来越高超了，我见犹怜啊我见犹怜。

这个扑倒的姿势尤其妙到毫巅，唉，可惜就是四面的人多了点儿。

纳兰述的手被君珂压在身下，正顶着她的腰，于是他的手不客气地在她腰间轻捻，哦，真是柔滑轻软，弹性十足……

君珂痒得想笑，还得憋着。她正演到高潮桥段，不能打掉那只狼爪，脸涨得通红也得咬牙继续演。她颤巍巍睁开眼，看见纳兰述紧闭的眼，“悲呼”一声：“哥哥……我还是没能救你吗……你还是下地狱了吗？”纳兰述！你个无良的，这辈子一定下地狱！

纳兰述平和地望着她，眼里有淡淡笑意，只要你去那里，我也不介意。

眼神交锋下，君珂再次完败，剧本还得她演。纳兰述抚在她腰上的手一紧，君珂只得颤巍巍去抚他的脸，眼神“怜惜深情”，“哥哥，我还是没能保护好你，不过我们一起死，也算了结了这尘世困苦……”啊啊啊，这是哪位言情小说三流作者的台

词，好想吐！

君珂咬牙，手指轻轻下滑，落在纳兰述鬓边，看似正为他温柔地理着鬓发，实则指尖正狠狠捻住一撮头发，我揪，我揪，我揪揪揪！

纳兰述岿然不动，我揉，我揉，我揉揉揉。

两人暗潮汹涌地大演“兄妹情深”，身后那群侍卫却捺不住性子了，有人上前来，笑道：“得了，别哭啦。什么地狱，不该你死的时候，想死都死不掉。”

有人取下一柄剑，在君珂面前晃晃，“看见没，这剑尖会伸缩的，这是大王对你们的考验。现在，你们进去吧。”

“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君珂一脸绝地逢生的惊喜，赶忙拭干眼泪，爬起身。

拉起纳兰述的时候，她的手指在他手腕处狠狠揪住一块皮，左转九十度，右转九十度。

我捏，我捏，我捏捏捏。

纳兰述坦然自若，天将降美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捏其腰腕，而后方有便宜可占也。

后方的侍卫在殿门前散开，没再跟进去。殿门口这道剑网就是试金石，但凡学武者，防御已成本能，遇见危机时，必会展露武功，君珂和纳兰述哪怕就是躲得灵活点儿，此刻也必将落入侍卫和杀手的包围圈。

然而，君珂和纳兰述是何许人也？他们最大的长处，就是从不低估对手。天南王再淫荡无耻、暴戾无道，但既坐上了这个位置，且至今没被人杀掉，就说明此人不是草包。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刚经历一次刺杀后，就毫无戒心地将陌生人带入自己的寝殿？

所以，她对他们，必然还有考验。两人在跨进门的前一刻已发觉了门的异常，弹出飞剑的一瞬，君珂反身扑倒纳兰述，没暴露武功，还展示了“兄妹之情”，当即打消了所有人的戒备。

此刻，天南王的笑声也传了来，“进来吧。”这一声说得婉转欢喜，显然，她对纳兰述能通过考验也是十分满意的。

君珂和纳兰述刚一进殿就险些被绊倒，两人低头一看，一个桃红色的“疑似胸罩”在地上。

君珂盯着那颜色俗艳、一左一右绣着两只凤凰、造型和现代胸罩十分类似的玩意儿，眼神古怪。

纳兰述的眼神也十分古怪，盯着那东西看了好几眼。君珂脸一红，一脚将它踩在脚下。

忽然，纳兰述的传音在她耳边响起，“小珂，这东西，怎么像你那个荷包？不过没你那个好看。”

君珂的脸一下就烧着了，他还是联想到了！她眼睛发直，突然后悔今天来这一趟。

等一下要是那女人色诱纳兰述，被纳兰述问出这东西是什么可怎么办？

更糟糕的是，万一那女人也学着做了个卫生巾，被纳兰述看见，再掏出自己的那个……君珂眼神惊恐，外焦里嫩，头发险些竖起来。

太可怕了！她这辈子都会没脸出现在纳兰述面前的！

君珂立即抓住纳兰述的手臂，见纳兰述愕然回头，君珂赶紧对他露出谄媚的笑容，示意“我突然不想打探大波下落我也不想整这个破大王咱们还是走吧现在就走吧好吧”。

纳兰述目光一闪，落向她脚底。君珂的鞋子底下，桃红“荷包”露出一角。

纳兰述的目光透出深思，小珂为什么看见这东西，就全然失态？

纳兰述微笑起来，温柔地拉开君珂的手，温柔地用眼神告诉她“你为寻找朋友花费了那么多精力等待了那么久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儿线索怎么可以放弃不行不行我必须会会这天南王”。

君珂哭了，自作孽不可活啊……

两人又向前走了几步，这回踩到一件薄薄的、半透明的、像丝绢的黑色东西，纳兰述用脚尖一挑，眯起眼睛一看，皱起眉头。

这是个什么玩意？看起来像个“丁”字，那么薄，布那么少，能穿在哪里？

他用脚尖挑着那玩意儿，偏头看君珂，眼里充满好学的疑问。

君珂直翻白眼，生平第一次心中充满对景横波的痛恨，大波，你活着就是为了祸害人的！

“抹布，这是抹布。”她冲纳兰述甜蜜微笑，眼神诚恳。

纳兰述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君珂松了口气，继续前行，仔细搜索地面，以免还有什么不该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

忽然，某个可恶的声音在她耳边轻轻道：“其实这个抹布，我觉得吧，换成粉红色，配你那荷包，正合适。”

君珂：“……”

那人还不罢休，充满神往地道：“上次我神志不清时，你占我便宜，如果当时你穿的是这套衣服就好了……”

君珂原地一蹿，身子跳起一半才回到现实，硬生生按捺下来。

一瞬间，她眼神凶狠，电光直冒，一撇头，盯着大燕的方向，一段对话在她心中滚滚而过。

“大师，纳兰述的状态，还是不太清醒吧？那个……什么都不知道吧？”

“那是自然。”

斩钉截铁的回答犹在耳边，那人圣洁慈悲、一本正经的神情犹在眼前！

君珂牙齿磨得咯咯响，梵因，你才是瓮里一朵大谎花！

千里之外的某人，突然狠狠打了个喷嚏……

从前殿到后殿，短短数丈路，纳兰述和君珂先后踩到BRA一件、丁字裤一条、面纱一副、丝袜两只、裙子一条……最后在一处镂空屏风前驻足。

纱幕低垂，白玉屏风上镂出半裸的美人花样，隐约光影里，屏风后颤颤伸出一只雪白的裸足，脚尖上蔻丹深红，对纳兰述轻轻一勾，“来呀……”

君珂吸吸鼻子，望天，有点僵硬地将纳兰述一推，很想说句“问清楚快点儿出来”，但实在开不了口，眼见那人回首对她一笑，悠悠然步了进去。

里面立即传来一阵沙哑的低笑，在高旷幽暗、香气飘飘的大殿里迤逦往复，缠绵诱惑。

君珂背过身去，开始抠指甲。看是不能看的，她一双神眼，纳兰述是清楚的，如果此时她还面对着屏风，以后难免要被纳兰述笑话。

她抠了一阵子指甲，又竖起耳朵听里面的声音，可惜嘈嘈切切，细细低语，听不清楚。

君珂心头烦躁，把小指甲给撕破了。她把手指含在嘴里，眼珠骨碌碌一转，突然看见殿侧有一方可以活动的大镜子，镜子正能照出屏风及其后的隐约人影。

君珂眼睛一亮，悄悄挪了几步，凑到镜子前。几个侍候宫女诧异地看着她的举动，以为她要照镜子，还让开了些。君珂脸红了红，犹豫半晌，鬼兮兮上前一步，偏头张望。

喇。屏风后的一道丝帘，好巧不巧就在此时落下，将她的视野遮住。

君珂黑着脸，瞪着镜子里那道丝帘，很有撕烂它的冲动。

“喂，喂喂。”她悄声唤那几个宫女，“劳驾，那镜子怪好看的，往东边搬搬，我好看清楚……对，谢谢谢谢。”

几个宫女莫名其妙地搬着镜子，心想这姑娘可真古怪，觉得好看，自己过去看不就是了，别扭啥呢？

镜子角度移动，照到屏风另一侧，隐约是纳兰述的背影，正缓缓俯下身去……有低低的呻吟声响起……君珂的眼睛刚开始瞪大，喇的一声，屏风后那半边丝帘，竟又

在这关键时刻落了下来。

君珂砰的一声撞在地毯上……

屏风外的君珂想尽办法偷窥，被接连垂下的两道帘子气得七窍生烟，屏风里面则又是一幕风景。

纳兰述步入屏风前，天南王早已脱光了等着他。见他进来，天南王媚笑着抬起头。

她去掉面纱，一张脸倒也算娇媚。纳兰述的眼睛却根本没在她身上停留，目光一掠间，他已将这屏风后的一切布置和机关看了个清楚。

“好人，来呀……”天南王媚笑，足尖在纳兰述膝弯一勾，“好多年没见过比得上你的男人了……来，让我试试，看看你在床上……是不是也一样让我心动……”

她足尖一勾，微微使力。纳兰述身子一倾，向她栽下，脸正向着她乳波颤动的胸部。

天南王笑得更欢快，随即眼前一黑……仿佛一大片影子当头掠过，呼的一声，那个原本应该栽在她面前的人不见了，她身后却有足尖轻轻落地的声音。

天南王也算反应奇快，立即在榻上一个翻身，足尖后弹，反掠过头顶，点在壁上的浮雕凤凰眼珠处。同时，她双臂向后一撤，撞在榻边的雕兽把手上。

咻咻两声低响，榻边射出一串飞刀，割断左边丝帘的系带，光华如网，罩向纳兰述。

壁上的浮雕凤凰口一张，喷出一股无色无味的烟。

天南王两处杀手一出，看也没看战果，手掌重重一拍枕头，榻边翻转，便要落下去。

咔嚓，机簧卡住的声音。天南王落了一半的身子，卡在翻板中间，紫檀木板中立时白花花一片，她的胸部被挤得扁如大饼。

她惊惶地抬起头。纳兰述一脚蹬在翻板的机簧处，正将一堆匕首当牌一样在手里叠来叠去地玩。见天南王看过来，他手一招，另一边丝帘悠悠落下。随即，他俯首对天南王微笑，笑容明丽清越，看在天南王眼底却如恶魔般可怕，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暗忖这是哪里冒出来的高手？

天南王对自己殿中的机关一直很有信心，她行事乖张，树敌无数，想痛快享受人生，又不想时刻小心刺杀，所以对自己的寝室狠下了番功夫，刚才那连环机关就是她重金聘请机关大师制作的。对付这机关，光靠躲还不行，还必须接下那之后的连环杀手，就算能接下，也来不及阻止她逃脱了，那么她一旦脱身，对方最后还是死。

去年她就用这法子杀了一个试图以色相接近她、刺杀她的男子，却没想过，天下竟有人不仅能接下她的机关，还能阻住她的逃生之路。

她是不知道尧羽卫里的小陆当初机关之术天下第一，纳兰述和他们在一起十多年，什么机关没见过？她还不知道的是，她那重金聘请的机关大师，其实算小陆半个徒弟，就是因为机缘巧合下得过小陆的指点，这才技艺有成，名噪西鄂的。

“别吵，别叫，不然我很难保证，不会割断你的咽喉。”纳兰述淡淡俯视天南王，手中的飞刀打开又收起，玩牌似的。

“大侠……”天南王很识时务，立刻换了称呼。她在夹板中动动身子，先将自己的胸解脱出来，才低低道：“您想要什么……只要我有，什么……都可以。”说完，又将胸挺了挺。

纳兰述脚尖微微一动，机簧松了少许。角度一斜，天南王身子往下一坠。她正狂喜，纳兰述脚底一踩，翻板再次夹住，这回夹得更紧，正正把胸压扁，窒得天南王脸色一青。

“可以呻吟，可以娇笑，可以低唤。”纳兰述把玩着匕首，“除了这三种，你发出任何别的声音，我就立刻杀了你。”

他眼角瞥瞥外头，丝帘外，隐约有一个背对着这边的身影，正蹲在什么面前，鬼头鬼脑地张望……嗯，也该让你急上一回，听吧，听墙角吧，听到你忍不住冲进来最好。

“啊——”天南王立刻呻吟，“您饶我性命，一切好说……”

“三个小小要求。”纳兰述手指虚张，扼住天南王咽喉。她喉间咯的一声，脸色涨红。

纳兰述淡淡道：“如果你不想成为被翻板机关夹死的第一人，你最好听仔细。”

“是……”

“第一，兵符。”

静默半晌，天南王咬牙道：“凤凰尾羽第三根下。”

纳兰述弹出一枚匕首，半空里轻轻挑起第三根尾羽。

金光一闪，一枚兵符落下。同时，嗡的一声，一大簇牛毛飞针细雨般射在空处。

天南王眼里掠过一抹绝望。

兵符斜斜落在纳兰述手中，纳兰述将兵符往天南王身上一丢，确定没毒后才捞起，嫌弃地用衣角擦了擦，收在怀里，“刚才那黑衣人，是不是前任天南王的亲人？”

“是那老杂种流落在外的私生子，据说有……羯胡血统，所以……老家伙从没认过他……我也是偶然一次听老家伙说过，后来看见他的眼睛才想起来的。”

“释放他的手令和钥匙。”纳兰述手一伸。

“拿兵符就可以……”天南王咬牙，“通用的……”

“你是怎么会这些的？”纳兰述盯着她，“这些歌舞，这些古怪衣物？”

“大半年前我手下抓来一个女子，她很美很特别，险些将我的文武副相都勾引了去，这些都是她教我的。”

“名字？”

“她不肯说，只说唤她‘举世无双第一波’便行了。”

纳兰述挑眉，审慎地看了眼天南王，心中对她的合作态度有些怀疑。他探头向后看看，确定君珂还在外面傻傻看反射，想了想，解下腰间锦囊，取出一个密封金盒，从里掏出一块方方的、包裹得仔仔细细的、柔软的、散发着淡淡香气的“创可贴”。

纳兰述正想问天南王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忽然，一道人影越过屏风出现，速度奇快。

纳兰述挑眉，掂着手里的“创可贴”，似笑非笑地看着急吼吼的某人。

某人从屏风后蹲下，似乎终于察觉到自己的失态，讪讪咳嗽一声，理理衣裳，掠掠头发，抬头四面望望，以示自己很淡定、很斯文、很不急迫。

嗯，虽然冲了进来，但表情一定要平静，态度一定要淡漠，语气一定要……要……她眼珠子突然直了，落在纳兰述手中的“创可贴”上。

君珂脑中轰的一声，眼前发黑，心里大叫完了完了，这家伙当真掏出来问了！

君珂退后一步，脑子转得飞快……如果纳兰述兴师问罪，她是该立即逃到大荒泽，还是抱住他的腿喊哥哥请罪？

她瞄着纳兰述的表情。他表情很严肃，看起来很不快，还有丝被骗的愤怒，果然！

“小珂！”纳兰述面沉如水，扬了扬手中的“创可贴”，“你骗得我好苦！这哪里是创可贴，这竟然是……”

“纳兰我错了！”君珂哪里敢让他把“卫生巾”三个字说出来，急忙飞快冲过去，伸手去抓“创可贴”，“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不该骗你这是创可贴实在是你自己拿了出来我不好意思告诉你这是女性卫……”

她冲到榻前，一低头，正看见榻下夹板里光溜溜的天南王，顿时一惊，忘了要说的话。

“你瞒得我好苦，若不是问别人，我还不知道这竟是女性卫……”纳兰述阴恻恻的声音响起。

君珂怔了怔，如果纳兰述真的确定这是啥，怎会这样责问她？他绝对会黑脸闭嘴，恨不得这事从没发生过！

“我对不起你。”她回身，垂泪，换了副悻悻的表情，“我是不该瞒你，这是女性自卫保护贴，我们那里，女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用这个贴肚子。”

君珂已经确定，虽然纳兰述没得到答案，但明显因为她的心虚，已怀疑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东西，所以她决定，这次给出的解释必须带点儿暧昧和私用性，这样才能取信奸猾的某人。

“嗯？”纳兰述挑高一边眉毛，关于“创可贴”的迷雾，非但没因此而解开，反倒更浓了几分。

他将手中的东西翻了翻，创可贴、女性自卫保护贴……名称越来越多，用途越来越暧昧，却感觉……没一个是真的！再看天南王和君珂的表情，一个满脸疑惑，一个一本正经，很明显，真正知道这东西用途的，只有君珂。

纳兰述忽然笑了，算了，何必寻根究底，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说不定还是不知道比较好，哪怕答案呼之欲出，也没必要给自己找尴尬不是？

再说……纳兰述的眼神意味深长，不揭破，某些时候拿出来吓吓小珂，看她百发百中的心虚表情，不是挺好？如果什么时候得罪了她，说不定也可以拿出来亮亮，让她因为不安而自动让步。

这是小珂的软肋，何必急着戳破，一旦揭开，小珂愧悔一阵子，便会觉得再不亏欠，自此理直气壮了……那多傻，短痛不如长痛嘛，纳兰述想。

奸猾的某人瞬间计议已定，淡淡笑笑，将“创可贴”装回随身锦囊的密封金盒里。不过，装回去的时候，一想到这东西可能的用处，他的脸色还是有点儿黑，手指有点儿颤，捏“创可贴”的力度有点儿紧。君珂眨巴着眼睛看着，很担心“创可贴”会不会给他一把捏穿。

收回去后，纳兰述长长吁出一口气，脸色终于恢复了点儿，伸手来摸君珂的头。君珂下意识地脑袋一缩，一副心虚怕打的神情，随即反应过来，勉强定住不动。

纳兰述的手，轻轻在她头上拍了拍，道：“你呀，何必呢。不管怎样，你第一次送的东西，我都会珍藏。”

说完，他衣袖一挥，用床单将天南王一裹，拎着她出去了。君珂在原地傻眼，脑子想得打结：这话什么意思？他到底知不知道真相？

愣了半天，眼看纳兰述就要拎人出去了，她赶紧道：“等等，你先出去，我要和这女人说几句话。”

“小心机关。”纳兰述眼睛一扫，确定没有机关了，这才将人交给她。

君珂对他露出一脸狗腿的笑，觉得纳兰大王气场越来越强大了，而自己越来越衰。

她揣着这样郁闷的心情，把天南王拎到了屏风后。半晌，屏风后传来乒乒乓乓的闷响、拳头打在肉上的声音、痛哼的声音，还有某人满腔郁闷、恶狠狠发泄的声音——

“叫你乱说话！”

砰！

“叫你胡勾搭！”

砰！

“叫你没留下大波！”

砰！

“叫你听大波胡扯！”

砰！

……

天南王的惨哼声闷在被子里，心里狂喊冤：又怪我没留下那女人，又怪我听她的话，这要叫人怎么着？

她一边躲着某人的老拳，一边冲宫外瞟啊瞟，疑惑她豢养的那批异士怎么还没出现，刚才她万分合作，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可那些人现在到哪里去了？

这女人性格古怪暴戾，才能也不算出众，她能掌控天南州并在近期形成独霸之势，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天生魅惑，吸引得一批人死心塌地。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个谋士。那人来的时日虽然不长，但极有手腕，助她收服了一批能人异士，替她把各类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才有了她如今的狂嬉花丛，自在放纵。

但今天，所有人都没出现。按说机关一启动，她的谋士就该察觉，并通知其余属下进行援救，但到现在，任何动静都没有。

君珂看她眼睛乱飞，想到她先前的媚眼，气就不打一处来，拳下如雨，乒乒乓乓地打了个痛快淋漓。

纳兰述点倒了殿内所有宫女，负手在屏风外等着，听着里面的隐约动静，眼神似笑非笑。

半晌，君珂出来，将手中鼻青脸肿的那一团，交给纳兰述。

纳兰述瞟瞟面目全非的天南王，“问好了？”

君珂头一昂，下巴一抬，“好了！”

“委屈大王了。”纳兰述和蔼地对天南王道，“陪我们城外走一趟吧，你那安排在城外挖沟阻挡我等前进的军队，我看体格都不错，正好让他们帮忙把沟填平，多谢。”

“你们……”天南王怔了怔，反应过来，脸色大变，“你们是冀北那支往尧国去的军队！你是纳兰述！”

纳兰述凝视着她，缓缓道：“在下有一点不明白，我冀北联军借道西鄂，根本没打算惊扰宝梵城，大王安居宝梵城内，为何一定要阻挠我等道路，和我等过不去？”

天南王脸色变了变，冷冷道：“我的地盘，你想过就过？你是发了通关文书给我西鄂大君，可是没给我！我就这么让你过了，以后我天南王的脸还往哪儿搁？”

君珂正想笑这什么逻辑，纳兰述却脸色忽变，将天南王往身后拖了拖，道：“你已对西鄂大君有了不臣之心？”

天南王愕然看他，不明白他怎么听了一句就能知道这个她只在自己心里想过的结论。

“你这次派人阻我大军，是有人挑唆吧？”纳兰述冷冷看她，“有人告诉你，不如拿这批冀北联军借道之事来试试大君的态度？大君允许对方借道西鄂，你天南王偏不许。大君如果忍下这事，你天南王自此气焰更涨、地位更高，周围几位大王必将臣服于你脚下。日后收服他们，一起掀翻大君，也不是没可能的事，所以你便利令智昏，命人拦截冀北联军，是也不是？”

“你怎么知道？”天南王见鬼一样看着纳兰述，这人脑子怎么长的？一点儿信息就能推出这么多东西？

纳兰述冷笑一声，我怎么知道？看你这么昏聩，我就知道！

就凭这女人色迷心窍、残暴无仁的德行，能镇住诸方势力，安居至此，背后必然另有助力。按说这股助力若忠心，在她遇险时便该出现解救，但至今没有动静，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背后支持天南王的高人，要么不是真心支持，要么已另投阵营，要么，根本就是打算拿天南王做炮灰。

纳兰述在擒下天南王的过程中，一直心有疑惑。确实，天南王寝室机关精巧，足够她保护自己，但她背后的谋士如果够聪明，就该了解冀北联军里有精通机关的尧羽卫，这些机关挡得了别人，却挡不住纳兰述。

而且，天南王的合作态度也让他觉得异样，以这女人的性子，这么好说话，是不是在拖延时间？之后再见她眼底的失望，纳兰述心底便有了计较。

“你不必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只知道不必再和你废话了。”纳兰述用看死人的目光瞥了天南王一眼，像扔抹布一般将她随手一扔。

君珂怔了怔，怎么，到手的人质不要了？

天南王也怔住了，趴在地上，仰着头，都忘了逃走。

“她就是个棋子，已失去作用，我们不需要了。”纳兰述淡淡解释。随即，他衣袖一拂，将屏风左侧的盘龙舞凤宝座移到殿中，大马金刀地坐下，微微昂首，道：

“西鄂大君既已来了，为何吝于一见？”

殿内殿外，一阵寂静。随即，一声大笑响起，“冀北纳兰，名不虚传！”

笑声未毕，殿门砰然大敞，数十队青袍卫士快步冲入，把守在殿门两侧。而原先

天南王那批侍卫早已被制住，钢刀压颈，蹲在廊下。

大笑声里，众人拥着一位黄袍男子缓步而入。他瘦长脸，眼睛细长如蛇，冷光幽幽。

在他左右，各有一人。左边是曾和君珂有过一面之缘的殷山成，右边是一个高冠男子，戴着银面具，面具严实到连眼睛处也用透明水晶遮住，穿一袭长袍，一口钟似的从上罩到下。

君珂在几人进殿时，抢走了唯一剩下的一个锦凳坐下。她的目光在当中的黄袍男子和殷山成脸上一掠而过，最后，落在宽袍男子身上。

随即，她皱起了眉。不知怎的，眼前这人虽一派陌生，但君珂看着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像看见一只隐藏在屋檐背角、阴鸷地等待死亡的秃鹰。

她运足目力，看进那人面具深处。然而，那人的脸却令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是一张被毁坏的脸，脸上纵横交错的都是伤痕，完全掩住了本来容貌。更要命的是，这人半张脸黑，半张脸红，脸谱似的可怕，也不知是练了什么功，才变成这个怪样子。

君珂眼神又往下一掠。一般情形下，她不喜欢透视人体，觉得过于猥琐，自从武功有成，能控制眼睛后，她就不再用神眼看人体，但今天她想破例。

目光落下去，她突然一怔。

看不见！竟然看不见！在能显示人性征的关键部位，是一片阴影。

铅，还是铜？君珂的眼睛，能穿透大多数东西，只有铅和铜不行。当年研究所做过试验，研究所的人都知道，但在这异世，只有几个失散的死党知道这事。

在古代，铅和铜都不算常见品。铅是道士丹方中才会用的东西，铜更是贵重金属。君珂到现在还没遇见过需要透视这两样东西的情况，如今，却在这偏僻西鄂，第一次视线被拒。

君珂心中疑惑更甚，紧紧盯住那人。

那人在她的目光笼罩下，却好像没有丝毫不自在，还坦然自若地向她颌首，风度十足。

君珂盯着那宽袍人，西鄂大君却盯住了纳兰述。

“好一个冀北纳兰！”

“三岁你入尧国，以幼童之身抵受天语高原寒雪十三日，成为天语族接纳的第一位异族血统子弟。

“七岁时尧国国主听说你入了天语，且天资出众，害怕你将来长成后威胁到他，便以封赏为名，要你入尧国国都接受爵位，想要用高官厚禄困住你的学艺之路，被你决然拒绝，并一剑惊退尧国宫廷第一供奉，逼得他黯然而去，连尧国皇宫都没脸

回转。

“十岁时尧国国主又出一计，对天语族进行打压，逼天语族立下誓言，你将来要离开时，必须闯过天语第一大阵苍天神鬼大阵。苍天神鬼大阵百年未曾开启，百年间从无人闯过。尧国国主想要用这种办法，逼你永远无法离开天语高原。

“十三岁你出高原，天语无奈摆出苍天神鬼大阵，结果你不仅闯过，还带着自己看中的属下一并离开。天语历代子弟不出天语高原，被你接连破例。

“十三岁你离开尧国，回到冀北，沿途尧国有你母亲旧仇设陷阱暗杀，你带领天语子弟，一路斩杀，无一活口，更以酷刑逼问出其中一家仇家，伪诈被擒，闯入对方府邸，将仇家勒喉而出，悬于门口旗杆之上，设下机关，谁靠近都送掉性命，以至于那人悬杆七日亦无人敢救，竟活活饿死。从此以后，回国之路风平浪静，再无人敢挡你一步。

“十四岁你入燕京，得罪燕京王孙、豪强无数。众人联手为难你，却反被你挑拨得自相残杀。三个月后，你不耐燕京无聊，连败三位师父，打出凌云院。

“十四岁你从燕京回冀北，忽然锋芒俱敛，韬光养晦，沉寂多年，不涉王权，以至于燕京乃至天下，都渐渐忘记你。”

西鄂大君权雍柏一指纳兰述，“不过，朕可没有忘记，连同当初你的封号‘睿’，天下人也许都不曾在意，但朕从来都以为，此言不虚也！”

君珂瞪大眼睛听着，心想这丰功伟绩，是那个潇洒嬉游的纳兰述的？怎么不像呢，是他孪生哥哥的吧？

“大君是吧？身处西鄂，居然对纳兰述过往些许小事了如指掌，真令在下惊讶。”纳兰述端坐不动，淡淡一笑，“不过很对不住，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你。”

权雍柏怔了一怔，一时绝倒。

真是有够嚣张……他一进殿就发觉，殿中仅有的两处座位都被对方抢先占据，而且都在高处，自己人数虽众，但一进门就得仰首向对方说话，气势完全被迫处于下风。

君王、统帅级别的谈判，向来讲究先声夺人，掌控主动。先声已被夺，权雍柏只好历数刚打探来的纳兰述的历史，以展示自己强大的信息网。这期间确实有些事，不仅天下人不知，就连当初成王只怕也未必清楚。权雍柏有自信，这消息的展露，会换来纳兰述的惊讶和警惕，只要他一警惕，气势就可以拉平。

可是，他没想到这人完全不屑一顾，直承不了解西鄂大君。

这岂不就是在说：你把我当对手，可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过。

这句一出，别说拉平气势，他直接又被迫下一个台阶。权雍柏当即气得眼睛冒火，他身后却有人轻咳了一声，提醒他今日来的目的。权雍柏头脑一醒，深吸一口

气，脸色平静下来。

纳兰述用一种有趣的目光看着他，笑道：“听闻西鄂大君麾下有位才智出众的祭师大人，却不曾想，竟是在我大燕名动医界的‘南殷’殷先生。这利用天南王引出在下的妙计，想必便是殷先生想出的吧？先生好心计，纳兰述佩服。”

他这么一说，权雍柏便有些讪讪，而殷山成的脸色更是难看。瞟了一眼右面的蒙面宽袍人，殷山成生硬地向纳兰述施了一礼，“公子谬赞，殷某老朽，哪有这等手段？”

殷山成正在生气。他是西鄂大祭师，一向甚得大君倚重，以往西鄂境内的一切事务他都知道，然而大君这次竟瞒着他，冀北联军到来时他还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谁知背后早已布了这么个一石二鸟的局！

殷山成的怒气令权雍柏更加尴尬。那宽袍人却低笑一声，似乎完全不在意殷山成，引得殷山成脸色更加阴沉。三人之间，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纳兰述一句便挑拨得三人离心，他却只淡淡一笑，闲闲看天。殷山成一进来，他就看出这老家伙脸色不好，看向那宽袍人的眼神也带着敌意，如今一试，果然！

看来，这位神秘宽袍人，便是那天南王背后的谋士了，看似在帮天南王夺权，其实却是西鄂大君的人，只是不知这人是后来被西鄂大君收买，还是一开始就是西鄂大君埋在天南王身边的棋子。

就目前的情势看来，似乎这位西鄂大君安排了谋士，煽动天南王去阻拦冀北联军。冀北联军被阻，他纳兰述自然要出手，以他的能力，自可轻松破掉天南王寝室里的最后机关，擒获天南王。而西鄂大君这边则趁机解除天南王宫的其余武装。两边算是形成一次没有事先通气的合作，一举平定了这个碍事的女人。

这样的推断似乎没有破绽，但纳兰述目光沉沉，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

“今日多承纳兰公子出手。”西鄂大君上前一步，言辞恳切，“虽然我等算是利用了公子一次，但我等刚才也擒获了天南妖女的属下，也算助公子顺利擒获那妖女，没给公子带来什么麻烦，望公子见谅。”

他自己承认利用，也算坦诚。纳兰述淡淡看他，“大君客气了，你处置你国逆贼，我踢掉拦路恶狗，各自有利，各取所需，谈不上利用不利用，至于天南王这些属下……”他傲然一笑，长身而起，“纳兰述既敢来，就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告辞。”

一脚将天南王踢到权雍柏面前，他看也不看，携了君珂，行过众人身侧。

“纳兰公子且慢。”权雍柏急急呼唤。

纳兰述停也不停，“既互不相欠，彼此便算无干。大君若还有什么事要求我，不觉应该亲自上门求恳？”

权雍柏给他刺得脸皮紫涨，愤然道：“公子如此狂傲，可想过今日只要朕一声令